

桃莉老师疗愈成长之旅

THE VERY WORST THING

猫头鹰男孩

[美]桃莉·海顿 著
(Torey Hayden)
陈淑惠 译

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口吃男孩

一个资质聪颖的天才女孩

当他们遇上一只破壳而出的猫头鹰……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

猫头牌
男孩

THE CAT HEAD BRAND BOYS



猫头鹰男孩

The Very Worst Thing

[美] 桃莉·海顿 (Torey Hayden) 著

陈淑惠 译

夏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猫头鹰男孩/ (美)海顿著; 陈淑惠译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5. 1
(桃莉老师疗愈成长之旅)

书名原文: The very worst thing

ISBN 978-7-5080-8299-8

I. ①猫… II. ①海… ②陈… III. ①问题儿童—儿童教育 IV. ①G7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5406 号

The very worst thing by Torey Hayden

Copyright © 2003 by Torey Hayde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14-2477

猫头鹰男孩

作 者 (美)桃莉·海顿

译 者 陈淑惠

责任编辑 王凤梅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开

印 张 6

字 数 120千字

定 价 29.80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

网址: www.hxph.com.cn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
学习倾听孩子的声音

21 世纪，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，世界愈加扁平，各种资讯以及教育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着我们。育儿的话题在当今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引人关注，也越来越重要。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如今已经为人父母。在仍然以传授知识、考试测评为教育主线的中国，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反抗也越来越大。家长们一方面渴望孩子快乐成长，另一方面又难以抗拒整个社会的潮流，站在孩子的身后，举着考试的大旗打压着孩子们。

前日参加一个活动，有一个讨论是关于“如何做高效能父母”的话题。家长们七嘴八舌，提出了一大堆的建议。我却在想，也许，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，学习倾听孩子的声音。

桃莉·海顿，被美国教育界盛誉为“爱的奇迹天使”，她的这套“桃莉老师疗愈成长之旅”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展开的，让我们这些糊涂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有机会听到孩子们的声音，帮助我们贴近孩子那颗敏感的心，了解他们的需要和被爱的方式。

我非常感谢自己在芬兰的育儿经历，因为是个“外来母亲”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必须倾听（即使如此，也常常做不到很好的倾听）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女儿教会了我很多。记得女儿12岁左右的时候，喜欢上了一个西方的摇滚歌星。这个歌星的所有造型，都让我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我非常担心女儿的“喜欢”，试图了解她为什么会以这样一个“不正派”的歌星为偶像。女儿却说，他在台上的打扮和表演只是一种渲泄，是他情绪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。她还批评我（和很多中国家长）以貌取人。可是，我依然不明白，这个摇滚歌星渲泄的哪一部分引起了一个12岁孩子的共鸣，当时非常担心（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困扰）。此后，我们也偶尔会为这件事展开讨论，直到她15岁的某一天，我们又谈起这个歌星，她跟我说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：有一个青少年持枪伤人，而他恰是这个歌星的粉丝。这件事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，甚至有一种声音质疑歌星的音乐对青少年的负面引导。有人采访这个歌星，问：“如果你有机会对这个孩子说几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”他静默片刻，回答道：“我什么也不会说，我会倾听。”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吗？”

是的，倾听的力量超出你的想象！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声音和各种理念的嘈杂世界里，“倾听”也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技能。

无论你是家长还是老师，如果你心里有爱，并愿意用对的方式支持到你所爱的孩子，不妨打开这套书，在桃莉·海顿的帮助下，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开始学会倾听。看看你是否能够听到他渴望长大的声音，听到他内心的无助和他的需求，他的自豪和喜悦，体会到他在生命初期学习生存技能的那份努力和不易。

如果我们能够带着深深的爱，细心地倾听，全然地信任，耐心地陪伴，也许，生命就会展现给你一个奇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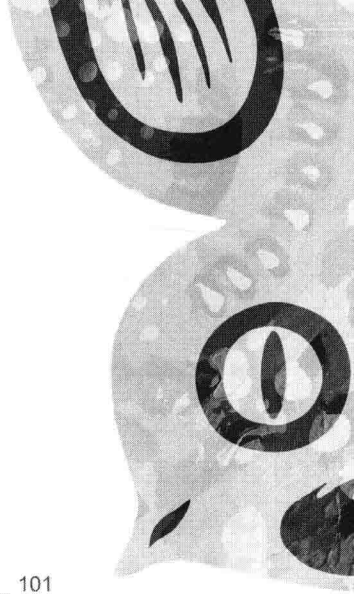
芬兰富尔曼儿童技能教养法中国推广第一人：李红燕

目 录

Tony Hayden

- 1 “最痛苦的事”名单 _ 001
- 2 新学校 新班级 新同学 _ 007
- 3 “笨小孩”就没有朋友吗? _ 016
- 4 梅 比 _ 024
- 5 猫头鹰的蛋 _ 034
- 6 亚瑟王 _ 040
- 7 莉莉来电话了 _ 046
- 8 吵架了, 又和好了 _ 054
- 9 梅比讲故事 _ 063
- 10 宝 剑 _ 068
- 11 这回大卫真的生气了 _ 074
- 12 离家之夜 _ 083
- 13 小小猫头鹰出来了 _ 088
- 14 回家了 _ 094





- 15 到梅比家做客 _ 101
- 16 开始照料小猫头鹰 _ 109
- 17 新朋友——丹尼斯 _ 115
- 18 和莉莉见面 _ 120
- 19 有工作了 _ 127
- 20 “亚瑟王”一天天在长大 _ 134
- 21 新的问题 _ 140
- 22 “亚瑟王”可不是好养的 _ 151
- 23 最痛苦的事 _ 157
- 24 葛兰尼的故事 _ 162
- 25 经历过最好的事情才能有最痛苦的事 _ 171



“最痛苦的事” 名单

大卫在脑海里记了一长串“最痛苦的事”。第二十二条：看牙医。第十八条：看牙医，还发现有两颗蛀牙。虽然可以趁机会把蛀牙填起来，不过这一条的排名也因而上升到第八。

大卫不知道别人都把什么摆在第一条，因为他注意到有些人列的顺序真的很奇怪。他们只想到眼前急迫的事情，例如不要去某个他们真的很想去的地方。或者穿着很笨拙的衣服，以免引来人们的嘲笑。这些事情虽然不好，但其实并不长久。大卫心里很清楚，让人身陷其中、永远上不上或下不下的事，才是最痛苦的事。

他还知道什么是最痛苦的事。就是没事。当没有人在乎你发生什么事时，当你不属于任何地方或任何人时，那是“最痛苦的事”名单中的第一条。这可是他的亲身体会。

大卫甚至不记得父亲的模样。早在他会说话之前，父亲就已经离开他，因此毫无记忆可言。他只知道父亲有一头鬃发，这只是个人的猜想，因为他和他的姊姊莉莉都是鬃发，而妈妈并不是。

大卫其实也不太记得妈妈的样子。他对妈妈的印象全来自莉莉的描述：妈妈有一头凌乱的长发——“稀疏的长发”，莉莉曾说，它们直直地披在她的肩上；妈妈还有肥胖的身体。莉莉说，肥胖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样抱起来让人觉得又舒服又柔软。大卫不记得曾经抱过妈妈或被她抱过，所以无法体会那种感觉。他唯一记得的就只有吼叫声。或者也许那并不是吼叫声。也许那只是鸟儿们的喧闹声，因为莉莉曾经告诉他，曾有乌鸦住在烟囱里。不过大卫并不那么认为，他一直觉得那是吼叫声。

大卫记得的是来带他们离开的那位女士。她的胸前别着一个胸针，胸针里面镶着一朵玫瑰，看起来就像一颗极小的冰块，他很想摸它。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玫瑰胸针，但却忘了他的妈妈。

然后，他开始了寄养家庭的生活。自从他和莉莉被带走后，每年换一家，一共有六家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但大人们则觉得不需要对孩子解释那么多。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了解，就像住在索米斯家时那样。他们打算领养他和莉莉，并在姊弟

第一次来到家里时，明确地表达意愿。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会是你们真正的爸爸与妈妈，”他们说，“你们可以喊我们爸爸和妈妈，这里将会是你们的新家。”但到最后，他们却改变了心意。

“都是你白痴啦，”莉莉曾对他说，那年她十岁，“没有人会想要一个六岁小孩。你总是说错话，功课老是做不好。除了尿床，你什么都不会。会发生这种事情，都是你的错。”大卫知道她说得没错，因为当索米斯先生对社工人员说“照顾他真的太费工夫了”的时候，他就站在门外。

只是有时候，莉莉也有错，但她从来不承认。她不只嘴巴坏，还喜欢偷别的小朋友的东西。在安德森家时，为了想要打电话报火警，她竟然放火烧厨房的窗帘，以致他们在安德森家的寄养日子就此结束。然后，十一岁那年，她开始逃家，不论人们对她好或不好，她就是不断地离家出走。事实是，没有人愿意忍受一个老是爱逃家的小孩。可见莉莉并没有她自认的那样聪明。

大卫躺在床上，瞪着墙壁。躺在别人的床上。这不是他自己的床。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床。他知道自己此刻正经历着最痛苦的事，而这次他甚至没有莉莉的陪伴。米洛太太告诉他，法

官认为莉莉这次最好住在“收容所”，那其实就是儿童监狱的代名词，一个不论窗户、门和冰箱都上了锁的地方。生平第一次，大卫独自一人来到新的寄养家庭。

米洛太太是他的社工。她的身材魁梧，老是穿着泥巴色的西装——泥巴色的蓝、泥巴色的灰，以及泥巴色的绿。好像有那么一家店，什么都不卖，就只卖社工人员的西装。大卫觉得她的头看起来太小，就像一粒正要滚下泥山的小石头，大多数时候他不会抬头看她。她说话的时候，他就看着她西装上上下下起伏的纽扣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何那么专注地看着纽扣，它们不过就是纽扣而已，但他就是无法把视线从它们上面移开。

这一次，米洛太太告诉他，他将要去葛兰尼家。天啊，葛兰尼。那是什么怪名字？大卫从老师们念的童话故事里勾勒出一个人物：一个开心的老妇人，保存着九十二张其他孩子的照片，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，手里也许还拿着刚刚出炉的苹果派哩，而你必须学着去爱这样一个老太婆。

其实葛兰尼不像他想象的那样。她的确很老；这点倒是猜对了，不过名字跟人有点不搭。她似乎不是个开朗的人。她没有解释以前是否领养过孩子，但现在就只有他一个。事实上，葛兰尼先生这号人物并不存在，他是那个家中唯一的另一个人。葛兰尼

的个子娇小，十一岁的大卫已和她一样高。她看起来干瘦，双手粗糙，手指关节布满皱纹。米洛太太离开后，她便不太说话，只是带他去他的房间。

他的房间位于阁楼，必须由厨房后面一个奇怪的小楼梯上去。大卫看着房门，原以为那只是个衣柜，但当葛兰尼打开它时，它却是一个通往楼上的小通道。如果它不是那么阴暗的话，那就更酷了。阶梯很小，只容得下他脚底的前半部，而阶梯的斜度让他很想用双手爬行。楼梯间只有一盏微亮的灯，就在最顶端的地方；狭窄的楼梯，大卫只要张开双臂便可摸到两边的墙壁。

楼梯虽窄小，但上头的房间却很宽大。房间的尽头有一扇极小的窗户，几乎低到地板，以致他必须弯腰才能探头往外看。因天花板往两边斜下，大卫只能在房间的中央才能站直。床是铁制的，这是大卫生平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铁床。葛兰尼一转身离开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弹跳，简直把它当成弹跳床。那床散发出一种味道。不臭。是种老旧的味道。老旧且未曾使用过的味道，好像从来没人睡过一样。

大卫一直等到葛兰尼离开了楼下后，才打开他的箱子。小毯子就在箱子一角，旁边是他的第二双鞋子。莉莉总爱嘲笑他

对小毯子的痴迷。她老爱把它藏起来，因为她说他那婴儿般的行为让她很丢脸。有一次她气极了，就把它撕成两半；所以现在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毯子。

大卫躺在床上，用小毯子压住眼睛。当然，莉莉是对的。他年纪太大了，不应该再玩小毯子，即便是手帕大小的也不行，问题是这条毯子是唯一一直跟着他的东西。他一直带着它，因为它闻起来有一股熟悉的味道。

2

新学校 新班级 新同学

“大卫，要吃早餐的话，就动作快一点儿！”葛兰尼喊着。窄小的楼梯通道像传声筒般传来她的声音。大卫觉得自己的四肢好像变成了石头，沉重，缓慢。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将获得生命的雕像，笨重踉跄地走向楼梯。

“你的衣服没拉好，”葛兰尼看到他时说道，“你会扣纽扣吗？”她的口气中没有嫌恶，她伸手帮他把衬衫拉直，好像他只是个五岁大的孩子。

大卫扭开身体。

“别闹别扭了。米洛太太告诉我，你在一些事情上有点障碍。我了解。”

“我——我——会扣——扣子。我不是小——小孩子。”

“好，那就把扣子扣好，不然我们会迟到的，”葛兰尼回答，

“今天早上我要到渥辛顿太太家工作，必须在九点半前赶到。”

她是一位清洁妇？这就是她的工作？那她要怎么照顾寄养的孩子呢？他在这里会有什么下场呢？大卫看看四周。这是一套小房子。不贫穷，但也不算富有。或许她这样做是为了钱吧。领养孩子可以赚钱，就像帮人熨衣服可以赚钱一样。

米洛太太曾告诉他，不用搭巴士去上学，就像以前在城里那样。所以当他跨出屋外时，便很自然地找寻车子。车子不在车库里。车库门是旧式的那种可以回折的门，其中有一片已经坏了，可见里头已经很久没有停车了。他望着停在街上的车子。他的父亲有一部凯迪拉克，至少莉莉是那样说的。停在葛兰尼家前面的是一部福特车，令人作呕的米黄色，约有一万年的车龄。大卫懊恼地朝它走去。

“没有那么远啦，”葛兰尼说，“我们走路去就好了。”

“走路？”

对大卫而言，这里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街道上都是房子。没有商店、加油站或快餐店，像城里那样。难道他必须每天走上一万里去上学？为什么她不像大家一样开车呢？

*

他还来不及意会，他们便已抵达目的地。上学，或许是“最

痛苦的事”的名单上的第二条。

在学校的办公室里，校长以对待大人的方式，微笑着和大卫握手。他是道森先生。“大卫将加入哈洛威太太的五年级那班。”他对葛兰尼说。

“五——五年级？”大卫喊道。从没有人提到过要把他转入五年级。他已经读了一半五年级，现在应该加入六年级，不是五年级！义务教育的规定中并没有包括留级制度，不是吗？大卫想要向他们解释内心的想法，可是舌头不听话，跟不上思考的节奏。

哈洛威太太在教室门口与他们碰面。她有一头金发，一张宽大但友善的脸庞，还有满脸的雀斑。她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师，要不是大卫满脑子担心这个五年级、六年级的问题，他应该会觉得她很漂亮。

她带他到一张已坐了三名男孩的桌子前坐下。她俯下身，把一张数学作业放在桌上。“你会加法吗？”她问。

坐在他正对面的男孩窃笑着。

“你们搞——搞错了，”大卫说，“我——我应该读六——六年级。不——不是五年级。”

“是的，”哈洛威太太温和、轻松地说，好似她所说的话绝